

太虛大師遺集



同治六年六月廿六日

紀念佛學集大成者太虛大師

佛教從大覺世尊聖智流出，原不同於世間學術之互相是非累積進展。顧在印度有小大空有顯密之互爭，傳華更有三論唯識天台賢首律密之分峙，欲不令人與世間學術等因而視難矣。末法時代，鬧諍堅固，門戶之見，偏執益深，滋長知障，是誠研究佛學者之大惑也。當此中西交通學術文化潮流奔騰澎湃之際，太虛大乘時應化，挺生世間，獨具隻眼，作象生之明燈。深知中西學術之不同而昭示之曰：「要知西洋人之學術由向外境測驗得來，乍觀一層粗淺零碎皮相，後人憑藉以條貫整齊之，更進察其隱微，於是日趨完密，或因而又發見另一物焉。不然者，則向學說上推論得來，甲立一說而乙駁之，甲乙相駁之下，兩派之短畢彰，兩派之長盡露，於是內者起，除兩派之所短，集兩派之所長，而着後來居上之效，故有發達進化之程序可推測，而東洋人之道術，皆從內心熏修印證得來，又不然則從遺言索隱闡幽得來，故與西洋人學術進化之歷程適相反對，而佛學尤甚焉。用西洋學術進化論，以律東洋其餘之道術，已方枘圓鑿，格格不入，況可以之治佛學乎，吾以之哀日本人治佛學者，喪本逐末，背內合外，愈趨愈遠愈說愈枝，愈走愈歧愈鑽愈晦，不圓吾國人乃亦競投入此迷網耶。」大師於是燦心珠之歷歷，破疑網於重重，由修証內心索闡遺言得來之道術，頓俱漸布，攝一大佛教為五乘共

學、三乘共學、大乘不共學之一貫三級，以明因緣生果義，生長善果為鵠者，為五乘共教。以明五蘊無我義，無餘涅槃為鵠者，為三乘共教。以明諸法唯心義，無上菩提為鵠者，為大乘別教。初一不離後二，而後二非初一能盡，若離後二，則成凡外之法而非佛法。前二不離後一，而後一非前二能盡，若離後一，則僅凡小之法而非佛法。而謂此三級教法，皆不離佛自住之大乘。小乘之法，一一針對為入大乘而設。為說小乘，令依修入，既修入則一轉即得成佛菩薩，故法華會上一切聲聞無不授記成佛。如是總一大藏教為大乘菩薩所應學，無撥棄小乘之過嫌，此與藏土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之分上中下三十道，共下士道，共中士道，不共上士道，以一大藏教為唯一補特伽羅成佛之道不可偏廢，西聖、東聖，所見皆同，先聖後聖，其揆合一。然後代人師，都先以大乘接人，令其直入，與佛在世之教人法異趣，豈末法之人根機反利耶？大師於此有釋云：「小乘人由初不覺，依妄想觀無常苦空無我不淨生厭，乃但趣取滅盡，違背圓通，後代人師，既不能令人信奉如佛，又不能保其現身得成阿羅漢，則無寧先令悟大乘心耳。唯小乘正是入大乘方便，是以無生死可出，無涅槃可證等言，非未入大乘貪玩生死之凡夫可得執著，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說，亦非夸妄之徒可得自擬。故大涅槃經中佛對諸小乘人則說常

單培根

樂我淨，而對諸外道人還說無常苦空無我不淨，蓋未度外道脫生死煩惱，則依其生死妄想心計度貪着常樂我淨，反引發塵勞，益增其苦惱，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也」。對病下藥，當頭棒喝，警醒頑愚，免執醍醐而成毒藥。此大師救吾國獨宏大乘末流廢小乘而喪基礎之過也。

然吾國佛教，以獨宏大乘之故，演為八宗分峙，台賢密之尊自卑他，性相禪之是非彼，大師以有本之學，獨能融會貫通，圓辯無礙，主張大乘各宗，因本果極，平等無二，唯建言制行方便有殊，曰：「梵土戒賢智光二家，及華土賢首天台諸家，以一時門庭施設之方便，於唯一大乘教所詮之自證境行果化他果境行上，判教高下，致後人死守其語，互爭優劣。夫同一大乘教，特其所詮於境行果有偏重，或自證化他有偏重，雖偏重即為其殊勝之處，而統計其全，則平等平等也。大乘八家，均以實相法界為根本，及妙覺佛果為究竟。以此根本義故，究竟義故，同一大乘，平等平等。而就其集理起行之特點，以明其教理所趨重所崇尚之宗主，則大別為三宗，為表如下：

空慧宗——三論——二空觀慧——得此清淨

唯識宗——唯識律戒——諸法唯識——染淨所依

眞如宗——
禪那——全體眞如——自性清淨
天台——賢首……離垢眞如——離垢清淨
眞言——淨土——等流眞如——生境清淨

宗是教理之主，指為全部教理所崇尚趨重之一點而言。所以要有此一點者，便集中全部之教理而總握之以起行也。凡教皆為詮理，凡理皆為起行，若非反博歸約有以握厥總要，則泛覽教理而行莫由起」。大乘各宗平等，平等而復分宗，其故如是。然所以分此三宗，其所尚與勝用之異，大師嘗說之云：「一者偏依托徧計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，唯破無立，以遣蕩一切徧計執盡，即得證圓成實而了依他起故，此以十二門中百論為其代表，所宗尚則在

一切法智都無得，即此宗所云無得正觀，亦即摩訶般若，而其教以能起行趣證為最勝用。二者偏依托依他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，有破有立，以若能將一切依他起法如實明了者，則徧計執自遣而圓成實自證故，此以成唯識等論為其代表，所宗尚則在一切法皆唯識變，而其教以能建理發行為最勝用，三者偏依托圓成實自性而施設言教者，唯立無破，以開示果地證得之圓成實令起信，策發因地信及之圓成實使求證，則徧計執自然遠離而依他起自然了達故，此以華嚴法華等經起信佛性等論為其代表，所宗尚則在一切法皆即眞如，而其教以能起信求證為最勝用。此大乘三宗之宗主，基師嘗畧現其說於唯識章曰：攝法歸無為之主，故言一切法皆如也，攝法歸有為之主，故言諸法皆唯識，攝法歸簡擇之主，故言一切皆般若。然此三宗，雖各有當，若從策發觀行而伏斷妄執以言之，應以般若宗為最適，若從建立學理而印持勝解以言之，應以唯識宗為最適，若從決定信願而直趣極果以言之，應以眞如宗為最適」。大師自謂「此予總持大乘之根本宗旨，他處則隨轉門中密意趣之抑揚耳」。夫古今大德，豈不知各宗之平等，然間有言者，亦不過畧標其旨，孰能力為持平之論，而其立說也，無不偏重一宗，博達如雪峯，猶不免偏重天台家言，惟我大師，乃能力明平等之理，使知互諍之非，又能各標殊勝之點，使知偏重之用，其破偏持平之論，令人心領讚歎，其密意抑揚之處，令人結舌折服，人謂大師繼羅什玄奘後之一人，我謂大師乃智者賢首後而更集大成者也。且大師更通世間之學，於吾國之儒學文學，歐西之哲學科學，皆能探原得髓，進而施以批判，為學者所歎服，其文具在，可以按焉。

大師學貫世出世間，為數千年僅見之奇才通人，謂非天縱之聖，菩薩乘願再來，安得如此。夫大師應化之蹟，廣矣大矣，豈徒學貫世出世間而已，僧伽制度之整理，佛教文化之事業，在在足使聞者驚佩無已。我以末學，未親大師一面，徒以文字因緣，畧讀大師一二著作，一斑之窺，已使我受益無窮，滿期將來能面親教益，何意衆生福薄，不克久留大師，遽告上升兜率。讀在世之遺言，察寂後之靈跡，乘願再來，不待衆生之久望。